

英雄的足迹



革命回忆录

英雄的姐妹

徐云卿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〇·长春

英雄的姐妹 (革命回忆录)

徐云卿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北京大街)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1/2 插页: 10 字数: 80,000 印数: 1—100,000 册
(精装1—5,000) 册

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91·389

定价(6): 1.00元

回忆抗日战争中的东北妇女 (代序)

当我看过徐云卿同志写的“英雄的姐妹”这一作品时，不禁回忆起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东北妇女参加革命斗争的往事。

大家都还记得，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反动的国民党蒋介石南京政府，一开始便实行着不抵抗的投降政策，把东北大好河山，拱手奉送给日本侵略者。日寇在东北建立起伪满洲国，束缚了东北人民的手脚。日寇横暴地施行着压迫、剥削、烧、杀、抢掠、奸淫，东北人民首先尝到做亡国奴的苦味。

可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从事变一开始，就本着党中央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的总方向，为东北人民开辟了一条抗日救国游击战争的道路。优秀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同着东北不愿做亡国奴的各族人民，奋不顾身地起来组织人民武装，对日寇进行英勇战斗，前后经过了十四年。

一九三七年間，日寇关东軍东防衛地区司令岩越，曾在伪滿洲报上發表过：“日本皇軍的鮮血，洒遍全滿洲”的哀鳴。是的，由于东北人民抗日救国游击战争，使日寇侵略者受到严重的打击。“日本將兵”被埋葬在我国东北領域，数以万計。日寇的侵略擴張計劃被阻撓和推迟了；与此同时，增加了中国人民抵抗日寇侵略的胜利信心。

在亘長的艰苦斗争中，虽然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間，东北抗日联軍在遭受到严重挫折以后，不能不收縮实力，保存干部，进行整訓，期待有利时机，但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組織和东北抗日联軍，在东滿和北滿一些地区的游击战争仍然繼續活躍着；和人民群众保持着联系，进行着各种形式的秘密斗争。直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东北光复时——苏联紅軍以排山倒海的形势，进军东北，消灭日寇百万关东軍，东北抗联参加了这一偉大战斗，把民族解放抗日斗争的鮮紅旗帜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写成了中国民族解放战争光辉历史的一頁。这一胜利的获得，它的主要因素当然是：中国共产党的領導；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的民族自尊与阶级觉醒；东北各民族、特别是中朝民族的紧密团結。同时，無論在共产党的領導工作活动范围或在廣大群众的斗争中，妇女参加革命斗争的积极作用是很显著的，它給人民留

下难忘的深刻的印象。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地方党组织和抗联部队的领导干部赵一曼同志惊天动地的英雄气概；冷云等八位女同志顽强抵抗日寇，直在弹尽援绝之后，手携手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唱着“国际歌”，慷慨捐躯投身牡丹江流。转战东满北满数千里，为时九年的机关枪射手，也是军队后勤工作和地方工作的好手朱新玉和刘英等七位同志，一九四〇年深冬，大雪中，突然遭遇绝对优势的日寇军袭击，战况极端恶劣，这些同志身负重伤、轻伤，跃进深坑凹谷里，最后为敌俘去，押解宝清。敌人企图利诱软化，但是这些同志坚贞不屈，显出革命凛冽威风，挺胸撞击敌人，痛数敌人侵略罪行，终于壮烈殉国。陈玉华同志，她在青少年时代，就在宁安东京城区地方党领导下，做过出色的地下工作，后来到抗联部队参加游击战争达七年之久。她是一个工作模范、学习模范、战斗模范；她以弱小的身体，经受过无数次最艰巨、最残酷斗争环境的考验。一九四二年她们的特别分遣队在饶河县小佳河附近遭受敌人围攻，弹丸穿通了她的胸腹；临死前，她吞吃了无线电密码，将砸碎了通报机甩丢到深雪里使敌人一无所获。甚至十二岁的“小姑娘”（注）“九一八事变”时刚满八岁就参加了延吉湾湾沟儿童团。她是一个出色的、天

才的“舞蹈家”、“歌唱家”。她成为当时由青少年女子編成的抗联文化宣傳队的“中心人物”。她随部队走遍了东满和北满，在“救国軍”和“抗日山林队”中，进行过宣傳活动。她以自己全家六口被日寇杀害的慘痛事实編成唱詞，編成舞蹈，表演得慷慨激昂，深深的感动了观众，有的，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她为党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群众宣傳教育工作，以及为抗联改造教育部队，起了最好的鼓舞作用。一九三五年春，她在汪清一次战斗中，被敌人搜捕去了，被宪兵押送到延吉龙井日寇总領事館。敌人滿以为一个弱小女孩，只要一威吓，一利誘，就可以屈服。那知，“小姑娘”眼里放出仇恨的光芒，咬紧牙齿，舉起双拳，大罵日寇：“……我全家都被你們杀死了，但是偉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火焰会烧死你們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一头猛向日寇宪兵隊長撞去，推翻桌案，撕打日寇。敌人殘酷野蛮的面具被揭开了，“小姑娘”终于被毒打致死。英雄的妇女，这样的临难不苟、从容就义的事例是很多的。

她們为了革命，革命需要什么，她們就学会什么。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間，东北抗联領導机关曾經成批成批的派遣她們学习現代軍事技术。她們知道自己是大老粗，学习是有困难的，但是她們勇敢的克服了困难，尽心努力学习。有的学

成了“簡易医生”、“护士”；有的学成了無線电报务員；有的成了游泳手、操舟手、滑雪手和步槍、机关槍射手。一批五十几名的妇女，打破常規，学会了跳降落傘，没有一个学不会的。这使教师惊奇，使男同志得到勉励。她們这些具有实际效用的学习成就，給抗日联軍游击斗争增加了力量。

妇女同志的坚忍奋發，吃苦耐劳，經得起残酷考驗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在那游击战争处于挫折和艰难的岁月里，我們的游击战士，除了作战伤亡以外，还有餓死的，冻死的。在基干部队里也有个别人逃亡叛变的。每个战士的身上負荷是很重的，除了携帶槍械彈药，还得背上自己的給养、預备服裝、小帳篷、小火爐、鐵、鍋、斧、鋸和炊具等等。妇女同志除上述东西以外，还要携帶药包、尺、剪、补衣碎布和針线。如果男同志背包重四十斤到五十斤的話，女队员就要多加上五斤到十斤。因此在穷年累月不断的行軍作战中，就是鉄汉子也有的不堪苦累而死的。然而妇女却没有一个害怕苦累的，更没有逃亡叛变的。一九三九年初，日寇以两个师团的兵力把抗联第五軍部队遮断在北牡丹江东岸的刁翎区，另一部日寇九千余人，把抗联第二路軍总部及直属队三百余人，其中包括妇女队员四十余人包围在江西

岸夾皮溝里。冠軍誓必達到全歼我軍而后已。當時，我軍只有兩條路可選擇：與敵接觸，全被毀滅；或避免接觸，尋找敵弱點突出敵圍。我們選擇了後者。但是在這約有四百多平方公里的林區里，敵兵分布密如蛛網，上空，每天從凌晨到傍晚十多架飛機輪流巡邏、掃射、轟炸。就在這險惡的環境中與敵象捉迷藏般周旋了將近一個月，終於安全的突出了敵人的包圍，向四道河子方面會合九軍和“救世軍”殘部，西越老爺嶺，突襲方正縣陳家亮子敵人據守的采伐場。那時正大雪紛飛，朔風凜冽，氣溫降到零下三十到四十度之間，寒凍斷指裂脣，飢餓困擾士氣；行軍在峭壁峻嶺的深山大谷里，狂風怒吼，樹木搖曳欲墜或作霹靂雷鳴聲斷折倒地，阻住去處；枯木凍裂作爆炸聲，有如敵人驟來襲擊；有時遮天蔽地的大森林靜悄悄地萬籟無聲，飛鳥藏匿，走兽絕迹，這種沉寂，格外引人寒慄。我們的戰士渴了，化雪為飲料，餓了，吞黃豆和粗糠充腹。有的抗不住凍餓倒在地下，幾分鐘後變為化石般的殭屍。就在這樣難以想象，難以形容的殘酷境遇里，我們的婦女同男子一塊行軍向前，踩出雪路，襲入陳家亮子，勇猛沖殺敵人。勝利撤退以後，又和掩護隊一塊據險設伏，消滅了敵人的追兵。她們的情緒始終是堅定、愉快、活潑的。她們含辛茹苦地，做完自己的

事，还踊躍地帮助男同志。每当情况許可时，夜晚宿营；在火堆旁边，她們低声歌唱，开辟雪場作小型舞蹈。她們的行动常常激發了男战士，鼓舞着部队的斗志。

东北妇女参加抗日游击战争的英雄事迹是数不尽的，令人永难忘怀的。徐云卿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人。

“英雄的姐妹”这一作品，虽然还不能夠概括的反映出妇女参加革命斗争的全面事迹，对于典型事例、典型人物还缺乏更活潑生动的描述，但是，它以誠实的回忆，表现出真切的历史事实，质朴而又細致的刻划出当时的人物形象，叙述是娓娓动人的；特别是它毫不矯揉造作的托現出当时党的領導，东北人民的不屈不撓——为抗日救国、为將来的社会主义远景而奋斗，以及中朝民族的团結。这比之某些个别含有历史性的作品，过分的誇張塑造或直接了当的“姑妄言之”以求讀者“姑妄听之”是不可相提并論的。

更重要的是在这作品里，使我們能夠看出革命的規律性，从無到有，从小到大；从無數次的挫折和失敗走向最后胜利的真理。中国革命事業就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導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導下，人人鼓干劲，个个爭上游，男女一齐动手，愚公門前的大山終于被夷平的。因此，出

版这一作品，对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它的现实意义的。

周作人

1959·12·16于北京

(注)：“巴黎救国出版社”中文版“东北抗日烈士传”141页有简略记载。

战斗在牡丹江两岸

我的家住在黑龙江省牡丹江流域林口县的一个山村里。在旧社会，穷人的日子真难过呀！我们家的人口很多，爸爸、叔叔给地主扛活，妈妈和我就到山里砍柴、挖草药、捡蘑菇，全家苦苦地劳累了一年，还是吃不上，穿不上。生活压的人连口气也喘不过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进了东北。地主、官僚的压迫，再加上日本鬼子的统治，穷人的日子就更苦了。鬼子、走狗常常到我们乡下来，抢粮、要草、夺山货。许多乡亲被逼的过不下去了，牵儿带女的离开了祖辈居住的家乡；也有些穿着破烂衣服的父老、弟妹逃到了我们这里来。大家讲着鬼子烧杀抢掠的种种罪行，都压不住心里的气愤。

一年，一个四十来岁的人常来我们这里。他的个挺高，两眼有神，说起话来挺和气。有时，他来了，就住在我们家。我们年青人都叫他徐叔叔（参军后，我才知道他是五军军部的徐副官，共产党员。是来我们这一带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后来，他在保卫密营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他常常跟我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又帮我们组织了抗

日救国会，抗日妇女会，还把我們屯小孩組織起来，叫抗日救国儿童团，他教我們全屯小孩唱歌。常唱：

天上没雨地下旱，苦日子过不了另打算，
白天还是莊稼漢，黑夜背枪变抗联。

徐叔叔和我們屯的楊大爷很好。楊大爷名叫楊紹成，是林口山里有名的炮手，为人胆大心細，好打抱不平。楊大爷家八、九口人，都有一手好枪法。自从日本鬼子到了我們林口一带之后，三天两头，到乡下来要捐、逼稅、搶兽皮、夺药材。楊大爷不愿受鬼子的气，常常带着全家躲进深山里。鬼子的招更毒，屯里找不到人，就把鍋灶給砸了，然后到山里去搜。搜出人來，不是打就是杀。

有一次，徐大叔把屯里的人找到一起，跟大伙講：“躲不是办法，人沒打狠意，可是狠有吃人的心，怕狠准得叫狠吃了，打狠才能把狠打跑救了自己。乡亲们只管打鬼子，抗联、共产党是你們的主心骨。”全村人都叫徐大叔給說动心了，楊紹成就是头一个要干的。他說：“老徐說的对，有枪不打兽是啥猎手，中国人不打鬼子叫啥中国人。”以后，徐大叔就常跟楊大爷一起，找这个，找那个的，核計事。

一九三六年五月里的一天，徐大叔要走了。临走时，他把地址留下，跟大伙說：“有事就找咱抗联去，准給大家作主。”

徐大叔走后不几天，狗腿子又来了，要粮、要錢。大

伙湊不上，狗腿子就說：“反滿抗日。”第二天，就領來了十幾個鬼子、二十幾個警察狗。當天，他們在我們屯住下來。就在這天晚上，楊大爺全家和炮手畢善信兄弟，又聯合了屯里的人，一齊動手把鬼子、警察狗全宰了。楊大爺燒毀了自己的家以後，連夜，領着屯里人，拿着鬼子、警察狗的槍，按着徐大叔留下的地址，去找東北抗日聯軍第五軍。我就是參加了楊大爺帶領的這支小部隊，到了抗聯五軍的。

七月間，我由這支部隊調到五軍婦女團。

當時，婦女團的一部分同志，正跟着軍部從老根據地寧安向三道通一帶活動。我去時，她們正住在穆稜蘿卜窖溝。跟着軍部的婦女團戰士只有十幾名，婦女團的大部分戰士都分散在連隊中。在這十幾名女戰士中，除了王玉環外，全是从二軍過來的朝鮮族女同志。她們說話，我一點也听不懂。我看她們背着大槍，腦袋上頂着手搖縫紉機。白天，到山里去給戰士們做衣服，晚上就住在老乡家，學政治，學文化。生活過得真快活極了。

我沒來婦女團時，徐副官（就是我在家鄉遇到的那個徐叔叔）對我說，婦女團這麼好，那麼好。可我初來時，卻覺得不得勁。整天總象個客似的，人家說話，我插不上嘴，人家用縫紉機干活，我也伸不上手。跟男同志一起吃飯時，別人有說有笑，我却不好意思動筷子。到了老乡家，也不會象別人那樣宣傳抗日救國道理。連站隊、傳口令，我也不會。我一面羨慕她們，一面成天的盼着楊大爺帶的隊伍快點來，好打聽打聽家鄉的消息。

可軍部的同志和婦女團同志對我可真好。他們對我象

对亲姐妹一样亲热，干什么都叫着我，她们照顾我吃饭、穿衣，给我讲革命道理，还教我使机器、放枪。朝鲜族的女同志还要我教他们汉语。首长们常对我说：“一个女孩子走出家门来革命，打鬼子，人生地不熟的，不容易。可这里都是自己的姐妹、兄弟、同志，有啥不懂的难事，你就说。”首长和同志们的关心，使我就象在家和父母、姐妹相处一样，心情很快活。可就是有时候好脸红，一说话，就有些不好意思。

我们的队伍常到老乡家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帮助老乡干活，还常常召开军民联欢会，宣传我们是穷人组织起来的专打鬼子的东北抗日联军。有时候我们还演抗日的戏，唱抗日的歌，激发群众的抗日意志。

我们在这住了一个多月，也宣传了一个多月，还跟鬼子打了两仗。我们和群众的关系搞得非常好，就象一家人似的。许多老大爷、老大娘把儿子送上了我们队伍。有一次，一家老百姓办喜事，新姑爷还特意赶来给军长行礼哩。

在萝卜窖沟，我们发展了一批新战士，建立了地方组织之后，就出发了，去开辟新的游击区。

临走前，军部发给我一支小手枪，一个背兜。我心里高兴极了。看看自己浑身上下都和妇女团的同志一样了。我想，我是抗联的战士了。

行军开始了，一路上总是爬山越岭的。路很难走，也挺累，可我心里高兴极了。路过屯子到老百姓家住时，我也学着老战士的样子向老乡们宣传。这一带因为是头一次